

风物写意

步秋

■ 张晓云

海南秋日似春朝。我走在滨海大道旁的林木葱茏间，往万绿园、海口湾方向，发现纵横交错的路，皆以植物命名：杜鹃路、紫荆路、芙蓉路、丁香路、木棉路、玉兰路……仿佛万花扑来，淡绿挨深绿，深绿挨浅绿。我稍停歇，深呼吸，心静，微笑。

是的，怀念海口人居美，一如怀念薰衣草的故乡——普罗旺斯，七至八月，薰衣草，肆意绽放，九至十月，酩酊醉，结子来年。

想起去年十月，夫逝成空，白发陡增，不甘被打倒，以步为力，从滨海大道向西，往西秀海方向独行。踩着未知，远离人烟，袋中水粮渐少，力气一点点倦怠，恐慌一点点跟随，所幸还有一瓶友人送的黄芪膏，抹在眼底，稍有清醒。醒观前路，铺着今日与明日，今日执笔思，明日写出一行，复明日写下一行，纵是缓慢与艰难，也比一味地抱怨哭诉，昏昏睡年年，年至昏昏昏昏。

袖手无言味最长。恰好此时，得知一作家朋友，舍弃市宅，定居云龙湖畔，大有梭罗式的潜龙化云之势，不禁感怀：如弘一法师云游四海，探求人生的究竟之人，为世所稀，然作家朋友最终圆此修心。

而我一介俗女，不管怎样，秋歌起，一朵云命名为儿子的风筝，一朵花称她为女儿的心思，儿女双全，天地安放。

安放天地间，一如眼前花木街道的徜徉，悄悄地清心洗肺，直至确信我平安地住在此城，直至确信此城温柔地沁入我的呼吸。

海外飞鸿

此夜一轮满

■ 王红雨

今年的秋季特别长，特别暖。天高云淡，阳光温煦，空气干爽。尤其到了十月底，人们散步路上遇见，认识或不认识，都不由寒暄一番：天气可真好啊，感恩啊。

也许是因为天气太过晴朗，在这北纬四十一度的地方，竟然能看到极光。这不，十月十日这天，夜幕初降，华人邻里的微信群里就一派嚷嚷在院子里看极光。

随着极光的消逝，群里话锋一转，又七嘴八舌说起绣球花。眼下各家喜栽的绣球花品种，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无尽夏。

我也是冲着这个响亮的名字，九月里终于栽下两盆绣球，殷切希望明年开出饱满的蓝色花朵。深谙园艺的好友指点说，要酸性土壤才能开出蓝色的花朵。于是我把苹果醋兑了水浇在根部，满怀虔诚。

就这样，赶在这个秋天种下明年夏天的展望，颇有几分志得意满。过两天，见新栽绣球原来阔大的叶子全蔫了，大吃一惊，各种猜测涌上来：是种的时候不得法坑挖得不够深？是小动物刨食了根部？是这块土壤不适合？不知还能怎么补救，只是狠狠地浇了一通水，满心懊恼。第二天一早带着忐忑出去一看，喜见绣球从又阔叶舒展，生机勃勃，原来绣球喜欢滋润。经过这一番得失，初种绣球时那一股脑儿的轻松乐观，就添了一番谦逊的愁滋味，一份朴素的认识。

其实，凡园中事诸如种花草，皆如此，包含着几分天算。花苗种下了，殷殷看顾，然而还是会有那么多未知的因素，决定它是否能存活，能承受风雪寒霜动物虫咬，能在明年夏天开出什么样的花朵。一丛开着饱满蓝色花朵的绣球——这一份种花得花的期待里，杂糅着命运的随机和岁月的无常。淡定，真是人生的功课。

又想到今年中秋，夜清澈月皎洁，大家纷纷晒月亮，我没有凑热闹的心思。夜半醒来上洗手间，蓦然置身于一室月华，抬头见浴室的天窗顶着一轮圆月，分外明亮。不期然地一阵感动。回卧室拿手机，举起拍窗顶的月亮，暗中手机运作缓慢，屏幕闪过指示“Hold Still”（稳住），我于是努力屏息凝神手把稳。同时不由心中感叹这份“稳住”，似乎又是一种人生隐喻。思绪飘回夏天，大洋另一边海口家中，某日身体不适早早睡下，夜半醒来上洗手间，懵懂中见地面上一道白，以为是纸屑，依着主妇的清洁本能俯身去拾，却是窗外射进来的一抹月光，心哪里失笑。正如古人云：此夜一轮满，清光何处无！

说了花好，说了月圆，是时节秋景，亦是人生愿景。大概也没有哪个季节像秋天这样，让人心旷神怡，令人思绪缱绻。

如果说春是轻巧的天女散花，那么秋便是昂然举着火炬的女神。她步履坚实，身姿矫健，一路走来，一路点燃，那一树树的金黄，一树树的血红，一树树的赭赤，一树树的铜锈……层林尽染，五彩斑斓，兀自是天地间一场壮观的大戏。而片片彩叶犹如精灵纷纷，在秋阳中熠熠生辉，颤动着翅膀，随风而起，盘旋而下，如恣意燃烧后的灰烬，漫天挥洒，回归大地，孕育重生。

今年的秋天格外长，格外暖。彩叶在暖阳中飘落在身上，像一个祈祷，别在胸襟。

元丰八年(1085年)6月初，天气异常炎热，满城的牡丹花早已凋谢殆尽。理学家程颢(1032年2月—1085年7月)已经病得很重了，接到出任宗正寺丞诏令的时候，长长的胡须也无心打理。正值仰望头顶上晕眩的深渊，程颢感念太皇太后的知遇，却无法举步前往东京。在弟弟的印象中，哥哥“资禀既异，而充养有道；纯粹如精金，温润如良玉；宽而有制，和而不流”(程颢《明道先生行状》)。人们都认为，像他这样的有道之人，应该能够寿比南山，此次犯病不过是普通的头疼脑热罢了。然而，接到诏书不过十天，程颢就倒下了。

自从熙宁五年(1072年)陪侍父亲返回洛阳，程颢经历了许多事情。先是师尊周敦颐逝世，后来受命前往扶沟，出任知县一职。元丰四年(1081年)，与弟弟程颐一起寓居颍昌，以讲学授徒为务，过着十分清简的生活。一路上，他都带着自己的父亲程洵。老人家性格乐天，到哪里都受人欢迎，精气神看起来比两个儿子还要健旺。元丰六年(1083)九月，通过请托，程颢得以在靠近家乡的汝州，找了个管理酒税的职位。这与他的才华实在太不匹配，却可暂时补贴家用。

自从跟随老师周敦颐寻找“孔颜乐处”，程颢就走上了一个身心修行的道路。二十多年来的历程，让他深感转变习性、止于至善的困难。年轻时，他一度迷恋打猎，常骑马射箭，追求百步穿杨、一箭双雕的感觉，打猎猎物，哪怕是一只兔子，都兴高采烈，完全不考虑兔子及其母亲的感受。后来，潜心格物致知，兴趣也渐渐转移了。一次，拜见周敦颐时，他向老师报告：自己的习性已经改变，对游猎已经没有兴趣了。

当时，程颢自己其实并不承认，但也不好反驳师尊。多年以后，在返回洛阳的途中，他看到一群人鞭策快马，在田野里追逐猎物，心里便蠢蠢欲动，有了一股莫名的冲动，很想加入队伍中。此时，他才明白过来，老师说的是真相，自己还需要在实景中去历练，否则，关起门来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。

刚刚上任扶沟知县，程颢就出台一项规定：百姓无须递交纸状，就可径入衙门面见自己。他聆听百姓的倾诉，如同弟子聆听老师上课一般。到下面巡察，看到贫苦人家的生活惨状，他脸上便流露出受伤的表情，仿佛心里被深深地砍了一刀。县衙大院的上方，悬挂的“视民如伤”四个大字，就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。他将官员与百姓的关系，比喻成园丁与花草，园丁必须辛勤浇灌，细心呵护，但不能随意采摘与践踏。他的治理崇尚宽厚，教化为先，刑罚随后，可谓儒里法表。扶沟这个地方素来盗贼猖獗，每年发生的强盗抢劫事件，多达十数起。但在任上，几乎全年都没有什么治安事件发生。

在任职过的地方，程颢都像大雁一样，留下清脆的政声。不过，和弟弟相同，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，还是明心见性、修练人格、演说经典、创立学派、教书育人、赓续儒家思想的法脉。在扶

云淡风轻近午天

文艺随笔

孔见

沟时，就有谢良佐、吕大临、周纯明等学子，陆续从各地前来，跪倒在他的门前。将他们从尘埃里扶起时，程颢感到了为人师表的重要性。他为人温文尔雅，浑身充满“和粹之气”，接物温如春风，待人润似时雨，可谓应物无伤，深得门下弟子的爱戴，是一个真正的仁者。与他交往数十年的门人和亲友，从未见他有过“忿厉之容”。他的存在就像是一阵清风，他的施教如同清风化雨，淅淅沥沥。有一回，程颢在书房里人神地阅读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一只有毒的蝎子爬到他衣服上。有个弟子发现，便提醒他不要动，并找筷子把蝎子夹了下来，然后问老师如何处置这只毒物？程颢说：这是相当为难的审判，杀了它则伤仁，放了它则害义。他沉吟许久，最后说：还是拿到远处的野外去，放它一条生路吧。对待毒虫都是这种态度，何况是人。

自先秦以来，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就是“道”。道也被称为“天道”，是天地万物造化的母体，一切事物都从它的运行中获得自身。道在幽明之间，不局限在人的感官意识范围，因此，只有越过见闻觉知，推开潜意识的“玄牝之门”，才可领悟其中奥秘。相对而言，性、德、理、气等，都是次一个层级的范畴，皆从属于道，因此有“道德”“道理”等的组词。其中，“理”一词的意思，原本是玉石纹理的引申，是对事物存在机理和运行轨迹及规律的描述，而这种描述往往是线性的，不同于道非线性的浑然性。

北宋时期，道与理的从属关系终于被解构，“始作俑者”就是程颢和程颐。兄弟二人，把“理”视为最高的本体和万物存在的根源。他们将“天”与“理”并称，“道”与“理”齐观，用“天理”来替换“天道”范畴，断言“天即理也”(《河南程

氏遗书》卷十一)。

人们通常以“二程”并称程氏兄弟，其实，二人不仅相貌不同，性格差异甚大，思想也不全然一致。尽管他们的著作被收编到一起，中间有许多不分你我的“二先生语”，但透过各自表述的部分，仍然能够看出一些端倪与倾向。程颢的学问偏重内向的观照与反省，走的是内心直觉的路线；程颐则偏重向外的格物，走的是意识思维的路线。程颐曾经特别说明：“吾学虽有所受，天理二字，乃是自家体贴出来。”这话可以理解为，他对天理的体认，不是从书本或他人的指教那里得来，而是从自己与万物同体、天人合一的直觉中感悟出来的。与哥哥不同，程颐对天理的认识，更多来自“格物致知”的积累。

在程颐那里，性命涵养与进学明理是不同的方式：“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。”他把理视为万事万物“之所以然”的根据，任何事物都有其之所以如此的理由：“凡一物上有一理，须是穷致其理。穷理亦多端，或读书讲明义理；或论古今人物，别其是非；或应接事物，而处其当。皆穷理也。”在读书学习和处置事物的过程中，通过“今日格一件，明日又格一件。积习既多，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”。(《河南程氏遗书》卷十八)这种格物的方式，通过朱熹沿用明代的王阳明那里，终于格出一场大病来，才受到了质疑。

显然，程颐遵循的是孟子尽心知性的路径：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；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”通过心的还原，开显生命的先天禀性；通过生命禀性的开显，领悟将禀性赋予人的天道。程颐继承的是汉代儒学穷理尽性的路径，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。通过对一个事物的推究，认识其中的理据，最终触类旁通，把握存在于万事万物中的天理。因此，程颐对人与万物浑然一体的“仁”，有相当充分的发挥，将其视为人性本来具备的内涵；而程颐主张“性即理”，直接将人和事物的属性而同归于理，以“理”来规定人性，突出人性中天理的成分，甚至把外在的伦理规范“礼”，一些人为造设的行为边界、道德篱笆，也纳入天理的范畴，并对人提出了繁复而严苛的要求。总而言之，兄弟二人，一个偏重于人心之中的发现；一个偏重于对外在之理的遵守与坚持。程颐性情活泼可亲，有鱼跃鸢飞的气象，深得孔颜乐处和周敦颐“绿满窗前草不除”的意趣；程颐凝重肃穆，棱角分明的双目光炯炯，令人望而生畏，全然一副道貌凛然的样子，不小心会把路边的小孩子吓哭。

程颐认为，功夫做到这里，要像孟子所要求的“勿忘勿助”，将无邪初心涵养起来，既不要将其遗忘，也不要刻意把持，既不抓死，也不能放飞。程颐特别强调：“执事须是敬，又不可矜持太过。”在正心的时候，不能整饬过度，操持太切，处处防检，把自己一个大活人给勒起来。在持敬的同时，要有和乐的心态。有一首短诗，颇能体现程颐的精神意境：“云淡风轻近午天，傍花随柳过前川。时人不识余心乐，将谓偷闲学少年。”

诗路花语

太阳河(外一首)

■ 周济夫

远古太阳鸟，铿然坠此河。热能青电迸，光谱紫霞穿。襟乳随流曲，稻香入梦多。故园筑阙绝，消息隔烟萝。

◎ 万泉河

五指溢瀚出，沿途汇万流。醴甘滋乐邑，塔古印汀洲。整石思渔唱，云旗忆战讴。何当回归梓，日夕慰愁眸。

拍花记(外一首)

■ 刘建

其实它们不是在等待我的镜头，它们自在、明亮，兀自守着小小的芬芳河畔的两朵蓝色小花，掩映在绿叶中好像是蓝天掉下来的两小块初升的阳光，给它们留下小小的阴影：没有抹掉的夜色的痕迹。它们用摇曳的身姿，描绘路过的微风，用凸出的花蕊，比喻来访的蜜蜂，用蓝色的花瓣，形容起舞的蝴蝶。它们接受过露珠的吻，接纳过鸟儿赞美的甚至，隐藏着星星悄悄说出的秘密。河畔绿草如茵，野花星布，流水带着花香走向远方。两朵蓝色小花冒号一样，说出朴素、热爱以及向往。此时，无论变焦还是广角，我都无法表现它们的善和美，就像万物对大地的感恩，无法描述。

◎ 落叶归途

落叶一直在归途中。当它们在树枝上，只是一种幻觉。落叶和树木保持天然的一致性，飞鸟和白云，途经天穹时山谷里传来的回声，在叶脉中汹涌不已。此时，一枚落叶正在寻找风中的庙宇，母亲一样，说出朴素、热爱以及向往。像迷路的落叶丢失的指南针，大地收纳了一切。河流如初，落叶飘浮天边升起，星辰渐次点亮自己，宛若刚刚揭开的悬念。“死并非生的对立面，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”。火焰照亮内心，光芒抚慰世间万物，几声掠过的鸟啼，飞溅出时光的箴言，落叶归途，沉默如雷，万物茂盛。

月夜诗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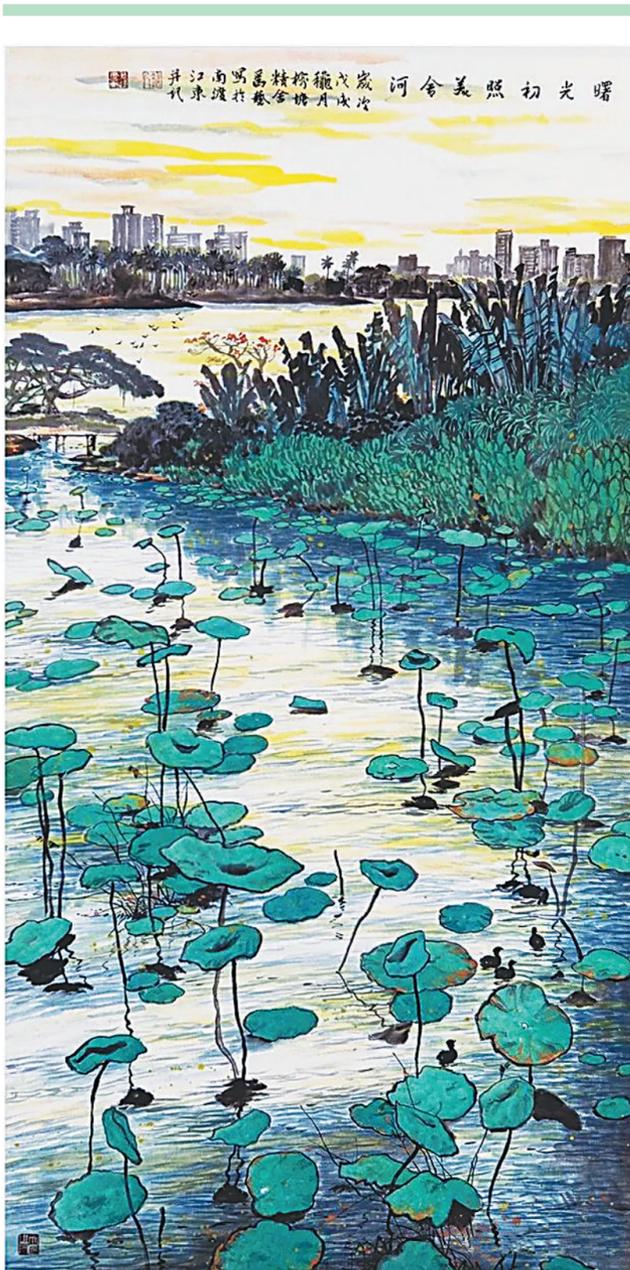
■ 杨彩霞

一弯新月瘦削，钻进填满暮色的西楼。行云浅浅，几粒星子调皮，抽出一册陈旧的古籍，沾一点茶香，印在扉页之上。以茶代酒，邂逅李杜名篇，风敲打台上的牛鞭摆，时间的指针，和着蟋蟀的低鸣，细数岁月的故事。遥远的银河闪烁，习惯于升起一道光芒，又陨落某个星辰，柔弱的笔尖，在笺上徘徊，思绪碰撞时间的沙漏，洒落一地珠玑。诗潮的海岸线缓缓退去，几粒文字，在沙滩中搁浅，提起的笔，又轻轻放下。

冬日来信

■ 陶鹏

街灯昏黄，行人匆匆，他们的呼吸，化成一缕白烟，在空中消散，落叶飘零，如同寄往远方的信笺，诉说秋天的眷恋，掠过枯枝的寒风，在窗根上轻轻叩响，仿佛在低语着冬日的秘密，我捧一杯热茶，任思绪随着热气，飘向远方。那儿，或许正下着雪，或许，正有人在思念着我。



《晴光初照美舍河》(国画) 许艺作

爷爷的「叛逆期」

人生况味

■ 子安

爷爷的一生，像是一本泛黄的旧书，页边早已磨损，但字迹依旧清晰。在街坊四邻的眼中，他是那种典型的老好人，总是笑呵呵的，对谁都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。然而，最近这段时间，爷爷似乎变了个人似的，让奶奶也感到困惑不已。

记得那天下午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，斑驳地洒在院子里，爷爷坐在摇椅上，手里拿着一本已经翻到一半的书，眼神却飘向了远方。奶奶从厨房里探出头来，喊了几声“老头子”，爷爷才回过神来，应了一声。这样的场景，在过去是不会出现的，但最近却变得有些不同寻常。

奶奶说，爷爷开始有了自己的小秘密，有时候会偷偷摸摸地出门，回来时手里总拿着些新奇的东西。有一次，他竟然带回了一台小型的录音机，说是要录下自己的声音，留作纪念。奶奶笑着摇头，心想这老头子真是越活越年轻了。

但是，爷爷的变化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些小事儿上。他开始对家里的事情指手画脚，甚至在某些事情上与奶奶争执起来。比如，家里的旧沙发该换了，爷爷坚持要买一套新的，而奶奶则认为修补一下还能用。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，让奶奶感到既好笑又无奈。

有一天，爷爷突然宣布他要学习电脑。这让全家人都大吃一惊，毕竟在这个年纪，大多数人已经开始享受退休生活，而爷爷却要挑战新鲜事物。奶奶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是担心得紧。她怕爷爷累着自己，又怕他因为学不会而沮丧。

然而，爷爷的决心似乎很坚定。他每天坐在电脑前，认真地学习打字、上网、使用各种软件。有时候，他会因为一个小问题而苦恼半天，但他总是不放弃，直到解决问题为止。看着爷爷那股不服输的劲头，家里人都感到既感动又敬佩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爷爷的电脑技术越来越好，他甚至开始尝试在网上与人交流，分享自己的兴趣爱好。他还加入了一个老年人的电脑学习群，经常与其他成员讨论问题，互相帮助。爷爷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，他的笑容也更加灿烂了。

奶奶开始意识到，爷爷的“叛逆期”并不是一件坏事。它让爷爷找到了新的乐趣，也让他的晚年生活更加精彩。奶奶不再抱怨，反而开始支持爷爷的各种尝试。她甚至也跟着爷爷一起学习电脑，两人一起探索这个新鲜的世界。

现在，每当夕阳西下，爷爷和奶奶就会坐在电脑前，一边品茶，一边聊天。他们会谈论今天在网上看到的有趣事情，或者分享彼此的学习心得。这样的情景，成为了家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

爷爷的“叛逆期”，并没有像预期中的那样带来家庭的矛盾和冲突，反而成为了一家人共同成长的契机。